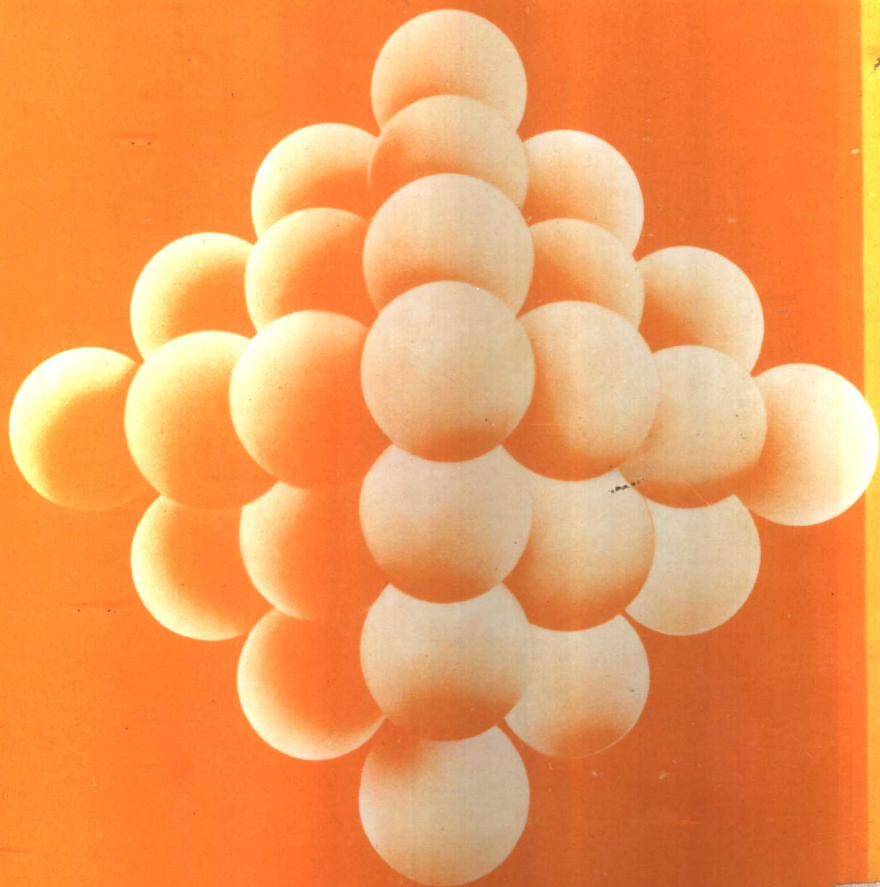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國新文學叢刊

# 朱介凡自選集

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123 刊叢學文新國中

# 集選自凡介朱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|   |   |   |   |    |    |   |
|---|---|---|---|----|----|---|
| 插 | 內 | 內 | 蠟 | 封  | 裝  | 版 |
| 頁 | 頁 | 封 | 頁 | 面  | 訂  | 本 |
| 八 | 六 | 八 | 一 | 新  | 穿  | 三 |
| 〇 | 〇 | 〇 | 五 | 五  | 線  | 十 |
| 磅 | 磅 | 磅 | 〇 | 宋  |    | 二 |
| 雙 | 宏 | 模 | 〇 | 15 |    | 開 |
| 面 | 康 | 造 | 磅 | ×  |    |   |
| 大 | 米 | 紙 | 模 | 版  | 42 |   |
| 豐 | 黃 | 紙 | 紙 |    |    |   |
| 銅 | 色 | 加 | 印 | 淺  |    |   |
| 版 | 印 | 印 | 灰 | 色  |    |   |
| 紙 | 書 |   |   |    |    |   |
|   | 紙 |   |   |    |    |   |





① 民國四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團部主任蔣經國先生茶會接待文藝界。

② 民國五十五年，作者以「中國話語論」獲首屆中山學術著作獎。授獎人王雲五。

③ 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，中國民俗學會歡送艾伯華夫婦返美。

④ 作者夫婦七十生辰與子婿女媳諸孫合影。





## 從金口鎮逃到武昌城

長江出漢口。當武漢上游六十里處，兩岸有小山伸入江中，使這一帶江面收束如瓶頸。東岸的大鎮市，因名金口，爲武昌縣。地方上說，這兒當塗水入江之口，又叫塗口。塗水又名金水。長江既通過金口，江西又漸<sup>大</sup>寬闊。從武昌往上看，江流經過花園、石咀、白茅洲而到姑塘、小河的出口處；以下，有文昌門磯頭（上建有望江亭），水神廟磯頭，突出江面，江流又成弧形的收束，這收束形勢直展延到黃鶴樓頭。

|   |   |   |   |   |
|---|---|---|---|---|
| 校 | 編 | 主 | 作 | 封 |
| 對 | 輯 | 編 | 家 | 面 |
| ： | ： | ： | 素 | 設 |
| 羅 | 羅 | 李 | 田 | 蔡 |
| 愛 | 愛 | 牧 | 原 | 志 |
| 萍 | 萍 |   |   | 明 |
|   |   |   |   | 豐 |

目 錄

|        |       |    |    |    |      |    |
|--------|-------|----|----|----|------|----|
| 王曲月夜亂唱 | 第一輯 詩 | 自序 | 小傳 | 手跡 | 生活照片 | 素描 |
| 三七     | 二五    | 二七 | 五  |    |      |    |
| 二七     |       |    |    |    |      |    |

第二輯 散文

|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|---|
| 我的童年     | 望 |
| 十七歲那年    | 五 |
| 抗戰前夕北平之憶 | 六 |
| 除夕一枝烟    | 九 |
| 太武金門隨筆   | 九 |
| 阿里山之秋    | 三 |
| 第一好人     | 三 |
| 悲憫君子     | 三 |
| 擺江       | 三 |
| 大旗       | 三 |
| 革命黨脫胎    | 四 |
| 大特敬      | 五 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戰勝苦痛     | 一六  |
| 人生三境界的體味 | 一八  |
| 諺語世界     | 一九  |
| 論語趣譯     | 二一  |
| 第三輯 小品   |     |
| 秋暉隨筆     | 二七  |
| 第四輯 小說   |     |
| 清漳河畔     | 三三  |
| 變        | 三六  |
| 好醫生的奇遇   | 三〇〇 |
| 作品書目     | 三三  |

• 集選自凡介朱 •

## 小 傳

朱介凡，字依萍。譜名成章。別署壽堂。民國元年陰曆九月二十八日，出生於湖北武昌市。青年時代發表文章，恒用字及筆名：一平，朱可，陳敷，張大山，漆思魯，秋暉。十年前，一度以陳張筆名寫方塊，孤芳自賞，未得人看重。

太平天國之亂，高祖母帶了兩個還是少年的兒子，自金口鎮逃難到武昌城，辛勤創業，在大朝街開朱祥泰雜貨舖，又設聯號朱萬泰雜貨舖於望山門正街。伯曾祖父家，子女衆多，是大房。我家爲二房。這老弟兄倆，性格很差異。伯曾祖父，我曾祖母，是我曾祖母，是老實人，拙於應對。伯曾祖母，我曾祖父，則精明強幹。親友常取笑這倆妯娌：「你倆人要打掉一下就好了。」

祖父之榮，字壽臣。祖母萬氏。外祖父楊世瀛，字韻嵐。外祖母，王氏。祖父輩，有段好美的家族歷史。漢陽姚湖鄉（嘉魚縣牌洲大江對岸）王海清先生來武昌城教書，設館廣里堤。王老

師極和善，書桌上雖例置戒尺，不管有的頑皮學生怎樣犯了重大過錯，也不作與打手心。師母以威嚴出名。學生們後來結婚生子了，看到她還畏懼三分。大朝街、望山門一帶人家，多樂於讓子弟來入學。我的爺爺，大房幾位爺爺，世交高府、姚府、伍府的一些爺爺，他們青少年時期，都是王老師的學生。按說，這些學生的同學時期，不會超過十年，那曉得其情誼竟延續到三代子孫。如高桂蓀叔，他在抗戰前後の司法、軍法界有相當名望，先服務於十八軍有年。他夫婦跟我父母，一直是兄弟姊妹相稱，我幼年時又跟他倆的兒子林子、橘子（名字已忘，只記得小名了）在湖北省立模範小學同學，每去他家，高叔高嬭對我親熱十分。

王老師無子，只獨生女。學生們都跟她年歲相若，即使有人大她一些，也一體稱她師姐。王老師最心愛的學生，即是我的外祖父。他是武昌城出名的好醫生，仁心仁術，德惠衆人。光緒三十二年前後，也曾爲新軍醫官。是中醫，但已經開始兼用西藥，他早有中西醫藥綜合應用的認識。其時，武昌聖公會同仁醫院才初初設立。又幫朋友的忙，兼辦水師文牘。親友間大小事都找他辦。跟滿清官吏及其眷屬都有來往，那時旗人中上家庭禮數、規矩、語言應對，有好些些繁文縟節。壽堂兒時，嘗聽先母說，她姊妹倆與鐵大人家小姐們的事。辛亥反正頭兩天，武昌城有捕殺旗人的事，但迅即爲軍政府、革命黨人、民間有識之士所制止。最是人心惶惶的那幾天，外祖父就，就曾庇護了旗人朋友。那鐵大人不知是否軍事參議官督練公所總辦鐵忠？外祖父跟他們友

好，自是起於醫生與病家關係。還有，他跟武昌城的幾位英、美醫生，也很談得來。更樂於提携後進。如後來在百壽巷開宏仁診所的藍心齋大夫，其熱誠服務貧病，即是受外祖父影響。藍大夫等於我家四代家庭醫生，他的哲嗣之一，即圖書館學家藍乾章教授，民國五十一年又做了我兒子的老師。此所以，每年拜年，我總必先向藍大夫遺像致最敬禮。

外祖父也跟革命黨人周之翰、王翼安有很好友誼。在大朝街南段的大宅第，王家（他們是沔陽人）曾搬來同住，三位小姐跟我母姊妹結為義親。民國八、九年，周、王是湖北省立第一師範（在兩湖書院舊址）、第二中學（平湖門內，黃鶴樓下）的校長。外祖父之未成為革命黨，想是同志們憐他兩代單傳，楊家又太多孤孀。但很可能是革命黨的同路人。我兒時常聽先母說，黨人尤其是那些東洋留學生，其住宅器俱喜用大白桌布（因為直到民國十五六年，民間認為喪色，再時髦、新潮派的婦女，即令留洋博士回到中國社會，她也無膽量穿白裙。不像民國五十年後的臺灣，人們已無此忌諱，青春女性以白色髮飾、白裙為侷美。）還有武昌首義三烈士之一的穀城、楊宏勝，先母說起他的事情，總是如數家珍。

外祖父身子單薄，治事勤敏，又樂於助人，他日夜都忙碌。因是遺腹子，一生對寡母十分孝順。而老師、師母之成為岳丈岳母，兩老膝下無兒，這半子之職更得擴充為獨子的情分。在當時官場、社會風氣之下，也吸上鴉片烟了。先是起因於治病。

外祖父醫術、儒學、新學兼美，兒時曾見過他一筆清秀健挺的書法，和遺下的英文精裝書本。他是位勇者，爲了要超拔鴉片烟的惡嗜好，猛力戒烟（那時似還無有戒除嗜毒的安全療法，以及必要應用的藥物）未採用逐漸減量以至於無的漸進法，於民國二年逝去。要不然，我這個長男外孫，極可能傳他衣鉢，也成醫生。

再說壽堂雙親。

父本璿，字伯衡。母楊菊生。他兩出生於清，光緒十七年（辛卯，一八九一）陰曆七月初三，九月初九。祖父看中了老同學楊世瀛和王師姐的二女兒，非要結這門親事不可，若不允，他要打官司（那有這樣求婚法？乃見其懇摯之意）。外祖父母本不大願意，因父親幼時被小徒弟抱着失手跌傷右臂，致右手癱瘓；他是朱家大房、二房第四代首先出世的長孫（第三代共有八位爺爺），自小被看得嬌嬌寶寶。但是，我祖父、父親兩代單傳，家庭極單純，尤其是老婆婆、少婆婆人太好，媳婦好做，就答允了。

父母倆，十歲前訂婚。父先讀私塾，後讀商業學堂。祖父在上海「坐號」，爲武漢行商採辦外洋百貨，收入甚豐。父親青少年時代的服飾，半由祖父自上海專人帶到武昌，他時興的穿著，在武漢得風氣之先。謹厚樸實，在家侍奉我的曾祖母和祖母。不時要受祖父之命，到我外祖父家領教許多學課和事務。我母親跟她姐姐倆人，從外祖父母以及我老外公王老師處讀書、識字、刺

繡、家事等課程教育，並學習了藥劑的辨認與調製，更承襲了許多家庭世代相傳治病小丹方，於孩子們寒熱、感冒、咳嗽、流鼻血、皮膚小外傷的治療，具有救急性的功效。

父母正要準備結婚，武昌首義起，江漢地區一日數驚，迫得很多人家把待嫁的閨女，減去了坐花轎，辦喜事的禮儀，拜堂成親，以求安全。我父母也只好這樣，次日即避難到南鄉青蓮寺的戴家。

叙說這些家庭舊事，特在指陳家族間關係的親切，表我無限孺慕。也藉以指出，壽堂的性恪，頗受了王老外公、曾祖母、祖母、外祖父、母親遺傳的影響。

壽堂二十三年秋，與姨表姐姚青結婚。她大我三個月，從小一塊長大，青梅竹馬，戀情甜美與生活之酸苦交並。她叔祖父元昶，也是王老外公的學生，武昌城商店招牌的榜書，多出自他筆下。我夫婦只過了兩三年北方小城的平靜生活。抗戰八年的艱苦，夭折了一男一女。三十七年避秦來臺，兒子仁利、女兒仁星，都得以進入國語實小、建國中學、北一女、臺灣大學、東吳大學，完成學業，值得安慰。本可繼續深造，也極好輕易接手壽堂診學研究，惜未能如此。

自己做太太不實際，讓妻子兒女受了苦。這五十多年，買書花去不少錢。在北平和臺北幾次大量印製稿紙，自己裁製的大小卡片，筆、墨水、烟墨，總是存量極豐裕，但是，在此外的好些事頭，阮囊羞澀，捉襟見肘，就不堪提說了。一兒一女婚姻都很美滿，媳江元姑，壻梁定祥。外